

言之有理



叶北言

国殇墓

到云南腾冲,不可能不去参观国殇墓。这里的一切,很容易让人联想南京的灵谷寺,都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的陵墓,风格接近,气氛相当。灵谷寺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馆,与腾冲的国殇墓,正好代表了两个有纪念意义的瞬间,一为抗战拉开序幕,一为抗战胜利吹响号角。

顺。和顺有艾思奇故居,有历史悠久的图书馆,有滇缅抗战纪念馆,还有一个很地道的民俗馆。让人感到有趣的,是小庙还有个儒释道三合一的小庙,既供奉孔子,又供奉老子和三清道人,还供奉释迦牟尼和观音娘娘。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,见庙烧香,见菩萨磕头,只是为表示一份敬意。

请了三支香,毕恭毕敬点上,插香炉里,跪下来磕头。正磕着头,突然一支燃着的香从香炉里蹦了出来,跌落地上。这让人感到很恐慌。老人曾经说过,香火这玩意一旦插上了,就不能乱动,在民间,香火折断很不吉利。我感到惴惴不安,暗暗庆幸那支香并没有摔断。

然后去国殇墓,看地上插的一块块墓碑,情不自禁想起了父亲。国殇墓里静静地躺着远征军阵亡将士,他们都是父

亲的同龄人,中间有些人父亲很可能认识。父亲生前,屡次对我说起对远征军的向往,当年他不止一次想报名参加,在当时,这是一种进步行为,因为国家的情况非常危急,日本人气焰嚣张,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被他们所控制。

十万青年十万军,父亲想投军的愿望,一次次被年长几岁的伯父坚决阻挡了。长兄为父,伯父的意思,是你这样的书呆子,冒冒失失去当兵,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他的建议是与其参加国军,还不如去延安。父亲说,他看着许多热血青年,兴冲冲地报名参加了远征军,心里很是惆怅。很长时间里,都是一种遗憾,这毕竟是父亲曾经的梦想。

大丈夫生当马革裹尸还,父亲的许多中学同学,因为参加远征军,牺牲在印缅战场,剩下的极少数人,后来又成了

解放军的俘虏。人生的荣辱,不是三言两语,就能说清楚。在国殇墓,面对长眠在此为国捐躯的远征军将士,我对同行的几位作家说起了父亲的这段遭遇。一位朋友说,要好好地感谢你伯父,仅仅以结果看,他的选择绝对正确,毕竟是他救了你父亲的一条命。

回去的大巴上,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。她告诉我,伯父在今天中午去世了,她一直打我的手机,可是没有信号。我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,伯父的去世,正好与我在小庙里磕头的时间相吻合,差不多就在那一刻,一支香从香炉里蹦了出来。接下来,我在国殇墓向友人谈起伯父与父亲的故事,堂哥堂姐正在给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。

叶北言: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葵话宝典



杨葵

媒体江湖中的“顺”与“逆”

前两天碰到一个编辑同行,说起他最近碰到的郁闷事。这位仁兄约了一位女作家的书稿,稿子交来,他看了很赞赏,但是凭他多年的编辑经验,觉得如果稍加改动,会有锦上添花的奇效。于是约作家恳谈了一次。席间,作家也觉得他的见解非常到位。于是,这位仁兄日夜盼望作家早日改完,不时打电话关心进度。作家一直说:正在改动中。如此三个月后,某天这位仁兄逛书店,突然发现这书稿已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。

这件事让我想到,在做编辑的人那里,确实存在一个“顺”与“逆”的问题。

早年间编辑对待书稿,有时比作者还认真,都有一股“逆”的精神——想尽办法给作者挑毛病,真下功夫去琢磨。当然,这挑剔当中绝无半点恶意;相反,说把书稿当作自己的儿女,真不算过分。

早年间像点样的出版社,都有自己的招待所,就是为接待来改稿的作者开设的。作者写完书稿寄到出版社,编辑斟来酌去,提出修改意见。必要的话,作者就带上换洗衣服,到出版社的招待所住下。接下来,可能几个月时间里,编辑与作者就像一个婴儿的父母,精心侍弄,等着孩子呱呱坠地。

也正因此,那个时候和外

地作家们的欢聚,很多是在某出版社的招待所。本来是某个作家相约,到了招待所的楼道才发现,左邻右舍很多熟人,于是呼朋唤友,人越聚越多。

现在没这景儿了,出版社的那些招待所也纷纷改作他用,因为不合时宜了。现在的编辑们不敢随便“逆”,只能“顺”,因为这些年来社会风气的变化,作者们的心也都浮躁起来。不要说“披阅十载”了,改稿这种事也越来越罕见。作家与编辑的关系,越来越像菜市场里买卖西红柿的双方,还是那种年轻人买菜的风格,特瞧不上大妈大嫂们对菜价讨来还去的,一块钱一斤要么?太贵!太贵走人!倒也干净利落,颇见时间即金钱的时代特色。

有朋友这两年办了份刊物,在文化人间广为流传,名头渐渐响起来,不少人开始主动投稿。来稿五花八门,绝大多数与杂志主旨相去甚远,可是作者都是名头甚健的大作家,很多报刊约还约不到。我这位朋友开始也曾为难,后来坚定了自己的编辑方针,宁愿作者没名,但是稿件扎扎实实,绝不要那些名人来装门面。于是那些“著名”之中,就有人对我这编辑朋友说三道四,说他固执,甚至说他不知好歹……

我旁观及此,倒是心里狂喜,对这位编辑朋友愈加敬佩。可惜时下这样敢于“逆”的编辑太少了,很多报、刊、社的编辑们,都是看人下菜碟,所谓办刊、办报方针,出书方向,常常只是一纸空文。

“顺者昌逆者亡”这样的语句,原是江湖上的话头,现在居然在一个编辑的日常工作中时出现,怎不叫人对当今的出版业担忧?

杨葵:资深出版人。著有《找不着北》等影视剧、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随笔集。

韩流来袭



韩东

亢奋

亢奋是一种激情状态。喝酒能让人亢奋,飙车能让人亢奋,打架流血更让人亢奋,甚至不见刀光剑影的网上骂架也让人亢奋。大脑皮层的某一区域被刺激起来,活跃无比,达到不可自持的程度。亢奋比兴奋更加极端,倾向也更为明确,全身的能量被集中,血液和营养供不应求,体现于某一区域、某一方面、某一点,而其

他的区域、方面和点则相对抑制。比如因酒精而亢奋的家伙,话语功能不禁大大加强,唠叨不已,情感流露更是汹涌澎湃,然而身体的协调性却大为降低,对外界的反应能力也变得迟钝。因此酒后驾车危险之至。亢奋使人癫狂,这个“癫”字用得真好,表达了某种不平稳的状态,难以预料和控制。当一个人发癫的时候,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

能量被集中是一件好事,但能量的宣泄不受控制则显然是一件坏事。因其汹涌和负荷,冲破路障、人仰马翻,后果是异常严重的。面对亢奋之人,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定距离内地观看,有如观看演出。有如他是演员,我们是观众,有如他在台上,我们在台下。冷酷吗?非也,因为如果你没有同样地亢奋,你们根本就不

在一个频道上,随之舞蹈、癫狂就显得勉为其难了。例如我时常半夜三更接到醉鬼的电话,如此的热情洋溢、掏心掏肺真的让人不知所措。不是说,你和他没有兄弟或朋友的情谊,而是这头夜凉如水、四周安静得出奇,而那边把杯换盏、热烈得房倒屋塌,虽说酒气熏天顺着电话线滚滚而来,你还是觉得莫名其妙。

让人亢奋的原因各有不同,因酒、因色、因钱、因权力。最直接的原因总是由最具体的原因引起,一瓶烈酒、一位美女、一沓钞票、某个觊觎已久的官位,甚至一两句击中要害的话语,恭维抑或咒骂,当面说出,立马引爆,当真是一点就着。越具体、越原始,越能快速彻底地引发亢奋。比话语更强烈的是拳头,比拳头更强烈的是鲜血。因此我猜测,最

易引发亢奋的区域是大脑或小脑中本能的部分。静水深流是传统文艺作品的作用方式,排斥表面的激烈和突发。然而现代艺术不满足于于此,它力图达到瞬间刺激的效果,引发亢奋便是孜孜以求的了。

现代文艺与革命文艺异曲同工,其目的和作用方式在原则上是一样的。刺激、直接,力图引发兴奋乃至亢奋。“比话语更强烈的是拳头,比拳头更强烈的是鲜血”,可作为简明的宣言或信条。

我扯远了。这篇短文说亢奋。我想说的是,在亢奋酝酿之时和逐渐消散之际才有美,才有艺术,才有我们从容呼吸的空间和余地。亢奋作为一种爆发和失控则需要加以警惕。

韩东: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,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Advertisement for XINWU FLOOR featuring a map of Jiangsu province, promotional text for a 'Peace Jiangsu Tour' event,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various stores.